

考古与修复 寂寞相同乐趣各异

图—杨超 文—崔秀娜

很多人了解文物修复，是从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开始的。这部现象级纪录片自二〇一六年播出后便风靡全网，故宫专家修复文物的故事打动了无数人，那句「技艺容不得欺骗，技艺里没有捷径」的解说词更是火出圈。

而对于考古而言，文物修复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在考古界，有「多个现场」之说，文物修复与挖掘一样，同属考古第一现场。于是，我们找到了一群文物修复师，通过他们直击考古的另一现场——修复。修复是让文物重现昔日华彩的关键一步。



（左页图）

蛋壳黑陶杯(龙山文化)

1960 年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。整器为两部分套合，杯身作宽沿，直壁圜底，下承圆筒状且两端外侈的杯柄，上饰平行凹弦纹数周。该器系轮制而成，器壁薄如蛋壳，表面乌黑光亮，是山东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，也是典型龙山文化的标志性器物。山东地区发现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完整器很少，除了国家博物馆征调和山东大学所藏外，多数珍藏于山东博物馆，成为其镇馆之宝。

俯得下身軀，耐得住寂寞

滕州，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。在全国县级博物馆里，滕州博物馆馆藏的青铜器首屈一指。

滕州地下文物丰富，因此这里也曾是盗墓分子的活跃地。2017 年，滕州大韩村就发生了一起特大盗墓案。后经公安机关侦破，被盗文物被全部追回。这其中，最具价值的就是刻有“郟公克父”字样的戈。

大韩墓地下是否还藏有其他珍贵文物？2017 年 10 月，经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批准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考古队，进驻滕州大韩村，对大韩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。大量文物被发掘，破损部分等待修复。

也正是那时，山东滕州大韩东周墓葬出土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团队成立，至今已有 5 年多时间。其间，团队参与者多达 50 人。我们采访时，他们的工作已处于收尾阶段。也正是因为接近收尾，所以他们才能将工作中发生的点滴向我们细细讲述，我们也得以窥见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日常。

“文物修复师最重要的素养就是能坐得住。干我们这行，就要‘俯得下身軀，耐得住寂寞’。”今年 26 岁的李政阳人如其名，长得很阳光，讲起话来也很幽默。别看年纪小，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已有 3 年多时间。从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毕业后，2020 年他加入这个团队，开始修复文物。

3 年多时间，他参与修复的青铜器不少，但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件罍。提到罍，很多人肯定会想到上过《国家宝藏》的皿方罍。滕州大韩东周墓葬出土的罍有两个，李政阳和同事张勇各修复了一个。张勇今年 32 岁，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已经十几年。巧合的是，他是李政阳的同门师兄。



张勇（左）与李政阳（右）是师兄弟。二人各自修复了一个罍



破损的青铜器亟待修复

两个罍，由师兄弟俩同时开始修复，对于二人来说是一种缘分。那修复的过程是怎样呢？李政阳这边，罍破碎的程度很严重，“有时候坐一上午，也找不到该把哪两片粘在一起”；张勇这边，挑战同样大，“光清除锈迹就清了一个多月”。

青铜器的修复大体上分为：“清锈、拼对残片、矫形、连接、做旧”等几个环节。这其中，每个环

节都需要耐心、细心。以“拼对残片”为例，不同于馆藏青铜器，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往往破损严重，有时破碎的青铜残片会多达几十片，最为关键的是残片会有缺失，这进一步增加了修复难度。一个人，对着几十片破碎的青铜残片“相面”，这就是李政阳、张勇他们日常的工作之一。

今年 30 岁的蔡雅鹤，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已经 8

年。团队刚成立的时候，她还未结婚，现在团队项目马上结束，她的宝宝已经 1 岁多。这个项目见证了她的成长，谈到为何会选择文物修复，她的回答是：“热爱。”

团队里还有许多刚刚加入的“00 后”成员，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选择了文物修复，就是选择了与寂寞相伴。但谁说寂寞就不出彩？每件停留在他们手中的青铜器都有自己的“灵魂”，他们看似在板凳上“枯坐”，实则是在与青铜器对话，是在与铸造这件青铜器的古人对话，他们凭借自己的一双巧手，将这件破损的青铜器修复完好，让青铜器重现昔日光彩，也让尘封的历史重现在世人面前。

“修复文物不是一朝一夕之功”

代全龙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，修复团队的负责人。2018 年 1 月，从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他，拖着行李箱来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报到。“报到完毕，中午在食堂吃完饭，就跟着大韩墓地发掘队的队员来到了大韩墓地。从此，就跟这里结了缘，一直干了 5 年。”谈起自己的经历，代全龙笑道：“我们考古人没有家，老婆孩子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。”虽然他还未成家，但有个温馨的家一直是他的愿望。这群年轻人大多还未成家，常年与文物相伴，让他们接触外界的时间和机会很少，但其实他们都很优秀，

他们的踏实与努力，值得所有人为之喝彩。

作为项目负责人，代全龙要求团队成员各尽其责，尤其是要让文物修复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。但他从来不会给团队成员设定修复期限，因为“文物修复工作不是一朝一夕之功”。

青铜残片摆在眼前，最先需要考虑的就是这件青铜器到底是什么。这是考验一名文物修复师专业素养的时候。

蒋勋在《美的沉思》中对青铜器风格的概括颇具人文范儿：“周代青铜器风格简朴端庄，传达的是理性人文精神的均衡、安定，平复了商的巫术之美中过分繁丽激情的部分。” **不同时代不同的青铜器有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青铜器也有不同的纹饰，这就需要文物修复师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，去根据碎片来判断眼前破损的青铜器到底是什么器物，随后在脑海中去构想这件器物的本来面目……**

这个过程犹如探险。在这条“破镜重圆”的道路上，有挫败，有焦虑，有期盼，有等待，当然还有惊喜。“惊喜的并不是最终把文物修复成功的那一刻，而是在无数的挫败之后，你遇到了新发现，让你一瞬间‘灵感乍现’，知道下一步的路的时刻！”说这话时，代全龙眼中光芒闪过。

文物修复过程中，需谨防对文物的二次破坏，这是代全龙始终在强调的。青铜器大多具有精美的花纹，修复过程中就必须将这些花纹一点点拼接在



队长代全龙（中）与团队成员正在清点文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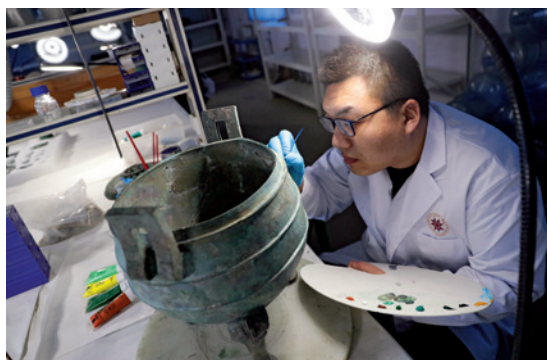
登记文物



整个修复团队以“90 后”年轻人为主



工作之余写书法是李政阳为数不多的休闲项目



上图 / 去除泥土
中图 / 细致拼接
下图 / 团队成员伊泓澄正在做旧修复



上图 / 除锈
中图 / 用丙烯颜料做旧
下图 / 代全龙察看修复好的青铜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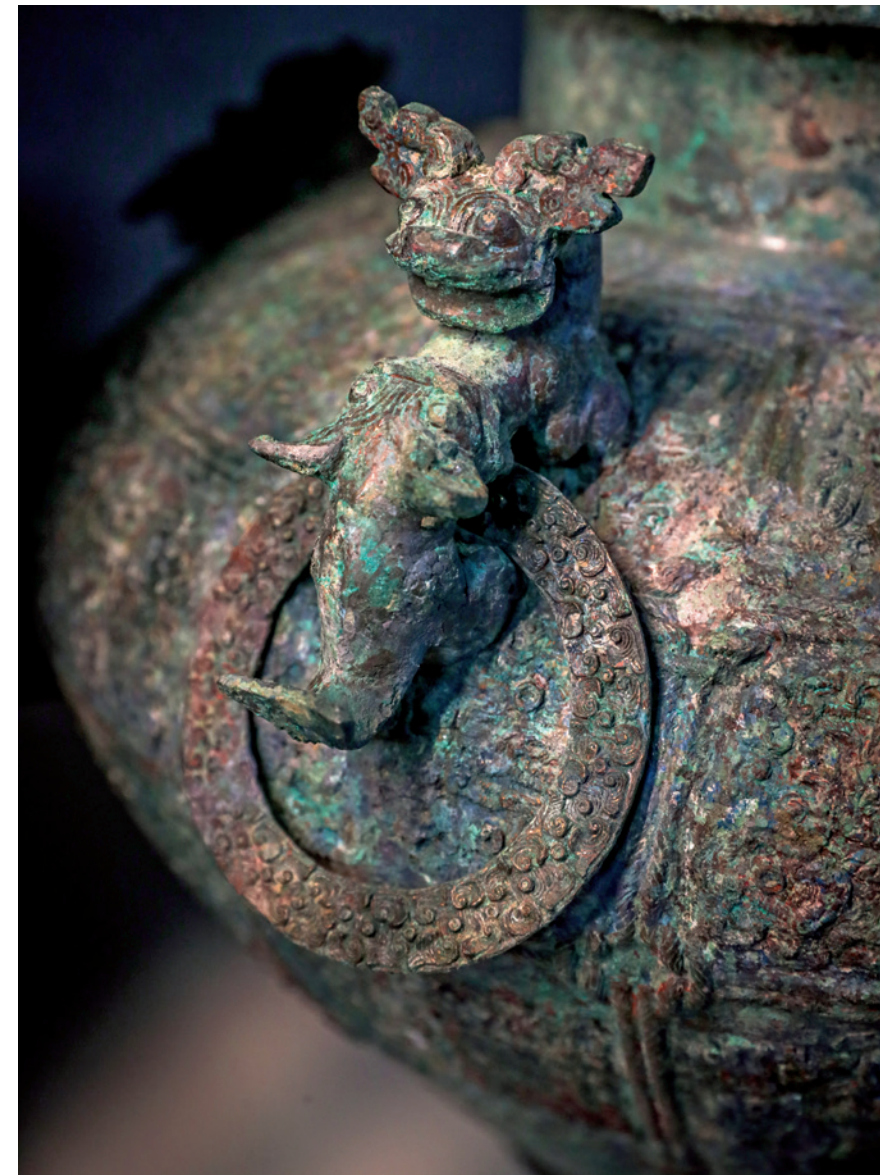
一起，不能有任何缺失或者错位。在对变形青铜器进行修复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关键环节是重新复原形状，稍有不慎就会对青铜器造成更大损伤。

让文物“开口说话”

许多人认为文物被修复完毕后，就会被存放到库房里或者放在博物馆供人观赏。但其实，文物的研究工作在修复之后才正式开始。

“文物修复的意义在于揭示文物的价值，并尽可能去保护这些价值。也就是让文物‘开口说话’。”代全龙表示，任何一件文物都有其价值，修复好这件文物，就是让文物的价值得以被发掘。

他以李政阳和张勇同时修复的那对罍举例：这对罍的历史价值（形制、纹饰、功用、工艺等）、科学价值（基体材料、成型工艺、表面装饰工艺等）和艺术价值都值得后期深入研究。这些工作，并不是由文物修复师来完成，而是由后续的研究者来完成。文物修复师的工作，就是将文物细心地修复好，并将文物被发掘时的信息耐心地记录好交给后续工作者。可以说，文物修复，在整个文物研究过程中，起着关键性的“承上启下”的作用。有了文物修复工作，才能让文物在研究者手中“开口说话”。



文物修复，是复原更是重生

文物修复，是复原，更是重生。文物，是历史的承载和时光的记忆。虽然隐身于文物背后，文物修复者却以数年如一日的耐心与专注，沉浸到以毫厘为计的文物细枝末节中，他们还原的不仅是具体的器物，更是浩大无声的历史。认识历史、“解码”文明，离不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，也离不开文物修复师们。“别人觉得我们很神秘，但我们其实就是普通人，如果非要说我们有何不普通，那就是我们需要更脚踏实地。”代全龙笑道。



修复前后的鉴盂



修复前后的鼎



修复前后的鼎



修复前后的敦



该团队修复的几件青铜器前后对比照（代全龙 / 供图）